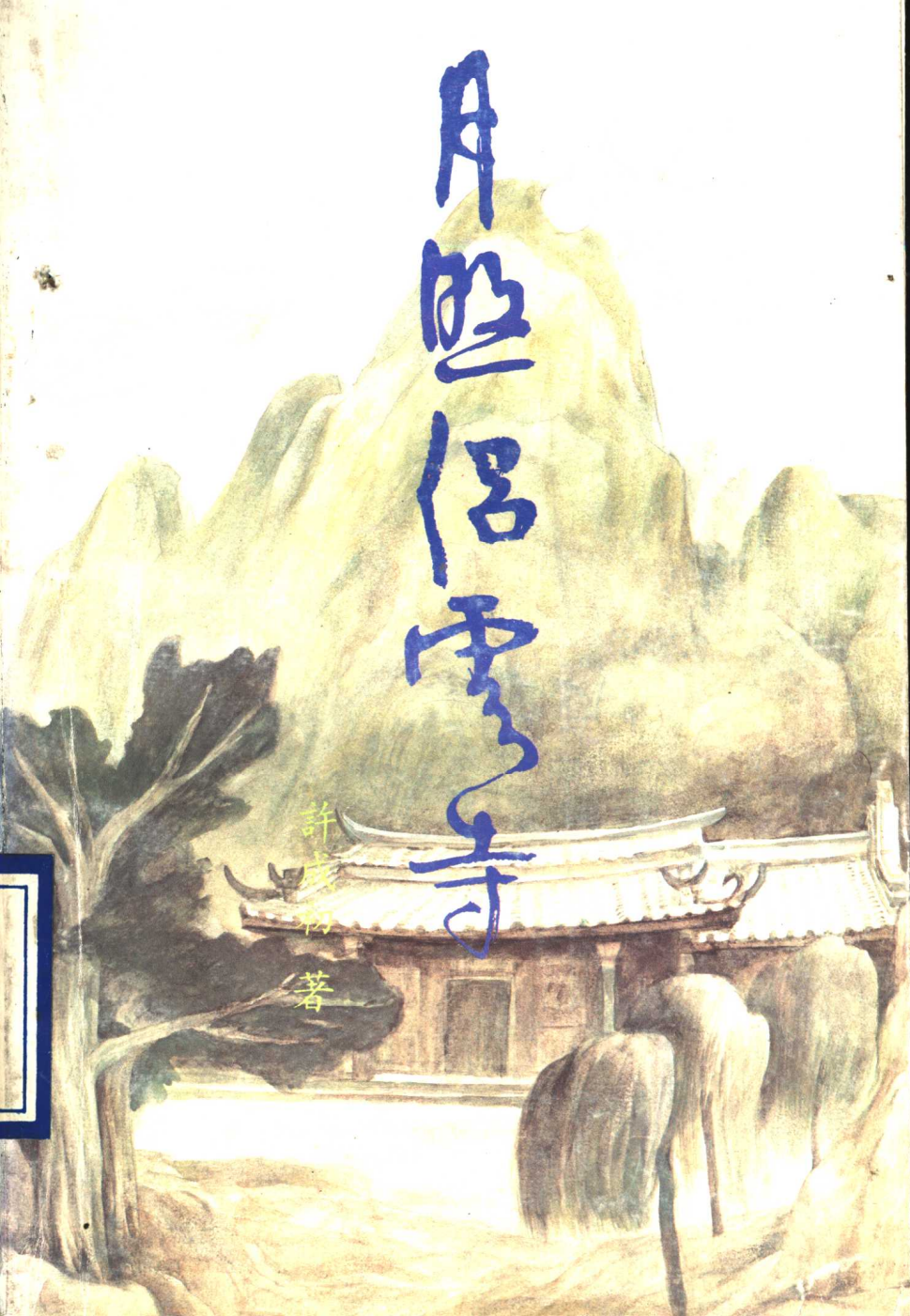


月照孤雲寺

許成初 著



許成初著

月照侶雲寺

责任技编：吴少娟

月照白云寺

许成初著

※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淘金坑42—43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番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10.75印张 237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800册

书号：ISBN7—80521—193—0/I·88

定价4.80元

目 录

第一章	娶妻错点鸳鸯谱 绣鞋压靴话短长..... (1)
第二章	冯元飙寄读凌霄寺 老和尚点破水中天..... (11)
第三章	紫金山奇女求佛光 黄月容金陵出风头..... (28)
第四章	西王母两番用心计 扬州城一女战三强..... (31)
第五章	冯元飙佛堂盟心迹 大明寺菩萨指迷津..... (53)
第六章	巧意买药求淑女 智解奇方结良缘..... (59)
第七章	游秀园县令娶妾 怀嫉妒夫人用心..... (79)
第八章	风火桃花渡 智勇二夫人..... (93)
第九章	朝汉台专使写谢表 冯元飙石门试贪泉 (110)
第十章	黄月容妙联讽贪贾 冯元彪巧斗“关云长” (139)

第十一章	巧提示月容触夫穹 免征献大令奏朝廷 (153)
第十二章	巧断麒麟案 趣观花灯情 (169)
第十三章	冯太爷引玉抛砖 老庙祝巧弄三丑 (189)
第十四章	黄朝宗千里传消息 冯元颺选联破疑案 (206)
第十五章	图中兴崇禎发科举 承师命八贤上京畿 (224)
第十六章	刘家寨祈月得桂 冯元颺断案圆情 (248)
第十七章	奇才子京师慑鬼 潮州府八贤登魁 (264)
第十八章	黄奇遇勤政兴固安 苏夫人歹念谋月容 (276)
第十九章	袁崇煥身陷囹圄 黄月容遭谤潜踪 (298)
第二十章	中巧计元颺赴府会 逞奸恶苏氏剪月容 (315)
第二十一章	月伴月悍妇惊水 案中案县令审妻 (324)
第二十二章	吕云寺旁敲钟鼓 元颺墓前寄真情 (332)

娶妻错点鸳鸯谱

第一章

绣鞋压靴话短长

春天来了，宫墙旁边的垂柳枝上都吐出了嫩芽，青绿得逗人喜爱。宫殿前御道两旁的桃树枝桠这时也绽开了芽蕾，全都饱含着生气。

明皇熹宗站在御道上，脸上也饱含着春意。他扬着眉喜着脸愉悦地看着陛辞出宫的臣子们的背影，开心地笑了。

“有袁崇焕出关外监军，辽东就算有了寄托。”

皇帝轻声在心里头说。他刚刚送走了陛辞出京的袁崇焕，想到辽东金患有了解除的希望，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时是大明天启二年（1622年）春天，迺武县令袁崇焕自请出关守卫辽东，熹宗知道他精明能干，当下应允。几天以后，一道旨谕传下来，将袁崇焕越级擢升兵部金事，驻节山海关监督松山、杏山、锦州等关外各部军兵，协同合力防御后金努尔哈赤。

“有袁崇焕出关镇守北疆，努尔哈赤再凶，朕也能制服之！”皇帝心中快慰，又一次情不自禁地在心里头说。

这时间，春闱刚过，殿试刚刚完毕。一大批刚刚登科的新进士全部汇集在京师等待吏部分派出缺，然后述职上任。皇帝想着这一支数量庞大的生力军，就将和袁崇焕一样，一

个个将成为拱卫大明江山的贤臣干将，心中又比先前更增加了几分欢乐。他觉得历年来的恶习和积弱眼看着就要经他的手扫除了。长治久安的宿愿眼看着就有希望实现了。他的心也和眼前这桃柳枝桠一样欢乐得都爆出了芽花……

“请皇上到康乐坊看戏……奴才请皇上到康乐坊……”

皇帝正在高兴，忽然听到从背后传来的声音，一个尖细极了的女人似的声音。他转身一看，见是太监魏忠贤，正弯着腰站在一顶十六人抬的红呢大轿子旁边。

“慢！”皇帝忽然想起南方的事儿来。北方是可以放心来了。南方呢？南方最近多事啊！

“新任揭阳县令是谁？”

听了皇上这话，魏太监皱着眉头说：

“回皇上的话，差遣人选的事全是赵南星朱国祯两个主张，奴才一点儿也不能过问。”

他一本正经说，皇帝也点点头表示赞同。

这当儿，皇帝急想了解南方的情况。打从前年以来，先皇食红丸驾崩，白莲教就在河南乘乱起事，失败以后流窜南方。皇帝听说塘报中有段纪要，说平匪以后中州无事，但白莲教匪余孽南逃粤东闽西。其一部于去年年底麇集广东潮州府揭阳城。今年开春以来，粤东边报叠至京师，奏说揭阳贫民骚乱。时隔三天，边报又至，报称揭阳城内失火，命案三宗，县令死于非命，治安不稳。

“不仅如此……”皇帝在心中想：眼下红毛占据澎湖，隔海窥视漳州、泉州。漳泉二州与澎湖隔海相望，紧邻潮州揭阳，倘若内忧四起，外患相随，事情就闹大了……”

皇帝打了一个寒噤，倒抽了一口冷气，刚刚还浮现在脸上的红光和愉悦，这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就像是暑天六月

南方海边上空的乌云一样骤去骤来。他刚才提到的红毛就是荷兰人。荷兰人用西洋船西洋炮占据了澎湖，加之闽粤播乱，揭阳县令死难，皇帝心中更焦灼了。

“传赵南星！”

他突然大声喝叫起来，魏忠贤吓了一跳。他本来是想怂恿皇帝出宫到康乐坊去看斗鸡和看斗狗的，不料皇帝这时对此不感兴趣，他赶紧弯着腰转个弯站到皇帝的面前说：

“皇上不用焦急，南方暂时出不了乱子。要派个把县令府令之类的小官，就让奴才派人去办好了。咱们啊……咱们还是到康乐坊去看鸡看人看杂耍听曲儿。不然就到春雨园看赛狗也行。赛狗这码事还是不错的玩意儿。皇上你还不知道呢，赛狗的乐趣其实并不比看斗狗差……”

皇帝瞪了他一眼，推开他，大声喝道：

“白莲教匪孽都闹到揭阳城里了，朕哪有心思看鸡看狗看女人？朕顾潮州要紧！朕顾漳州泉州要紧！”

魏忠贤见惹不动他，马上就转换了方向。他顺着皇帝的腔儿转了弯，说：

“这也是件大事，眼下处理揭阳命案要紧，防止漳州泉州要紧。其他事儿可以不顾。”

“宣朱国祯！”

没等魏忠贤说完，皇帝再次喝了一声。魏忠贤接了话势，顺着腔儿尖声把皇帝的話传宣了一遍。身后远远侍立着的侍御监马上接住腔把旨諭传下去。一连经过七八道，吏部尚书赵南星和文渊阁大学士朱国祯就给传上来了。

这时候，皇上已经回到皇极殿，端坐在龙椅中。

“揭阳屡出命案，县令丧身，治安不稳，朕甚忧烦，需虑及白莲余孽作祟。该县地扼闽粤枢要，屏障东南，利尽南

海，若有闪失，患莫大焉……”

朱国祯和赵南星听了这话，不住地叩头。朱国祯位居枢要，就说：

“此事微臣知道。”

皇帝厉声喝问：

“前有广东巡抚奏说，请补揭阳县缺。此次须择贤明干达忠义武勇之人前往，方殷重寄，未知选派何人？”

赵、朱两个，知道皇帝为揭阳县令人选之事操心。赵南星是吏部尚书，委派官吏的事是其职守，就便回答皇帝：

“臣以为新科进士王精明材堪大用可当此任。”

皇帝把眼光移向朱国祯。朱大学士紧接着说：

“臣以为王精明可当此任。”

王精明是刑部主事王之寀的二儿子。王之寀因为上疏揭发了“挺击案”及“红丸案先皇骤崩”的内幕，皇帝心中不悦。他认为王之寀颇嫌偏激，有意离间父子君臣。这时听说要把他的儿子派任揭阳县令，就摇头不语。

魏忠贤正恼恨着王之寀多事揭发两案的内幕，就附势提出反对的意见：

“潮州是上等州府，揭阳是上等县份，府尹县令须由有功之臣逐级升迁。先由下等县份宰令升迁中等，再由中等升迁上等，时逾十年，方是正理。”

他的话有根有据，按步就班，很合规章制度。皇帝就盯着他，让他把话说下去。魏忠贤因为是阉割去精要的人，失去了男人雄浑刚健的气质，阴柔地用女人似的尖声说：

“眼下红毛占据澎湖，正想勾联陆上匪叛，臣以为揭阳县令非厚实忠义之士不可委派。”

他的话甚合皇帝的心意；皇帝刹住话势说：

“还有何人可靠？”

朱国祯听了，知道派王精明任揭阳县令的事已经绝望，就瞪了魏忠贤一眼，沉默不语。

那边昂然站在阶下的赵南星恐怕魏忠贤乘机向南疆安插党羽，就赶紧说话：

“臣以为冯元飙可当此任。”

魏忠贤觉得这是一个很熟悉的名字，不知在哪里曾听到过。他一时想不出头绪，只知对方提出来的人选，一定对方营垒的人无疑。他暗自在心中想：我们就先斗一斗，看看谁贤谁能吧！我门下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你罗织不起来人马。他正想开口阻拦，朱国祯却抢先支持了赵南星的建议：

“冯元飙忠义耿直，材堪大用。”

皇帝也和魏忠贤一样觉得这名字好熟悉，只是一时之间也想不起来，正在沉吟，魏忠贤说：

“未知冯元飙是谁家之子？”

他这话是蠢话，赵南星一下子抓住了话柄驳斥起来：

“举才不问家世，荐贤不避亲疏。冯元飙才堪重任，请陛下明断。”

皇帝点着头，但仍不很放心，他这时想起来了：冯元飙是本朝御史苏炳舜的女婿，兵部主事冯英杰的儿子。

皇帝想起了一件事：半月前，东厂卫尉向他报告了件趣闻：新科进士冯元飙在莲香酒楼上会客饮酒盟誓：“不到扬州娶爱妾，枉为进士枉为人！”

这一天是冯元飙接到考中进士喜报的一天。

一个刚刚踏进仕途的人，信誓旦旦，以下扬州娶爱妾为首急之事。这……皇帝皱眉了。

“这种人能庸重寄吗？这种人能始终如一吗？”

皇帝一连向冯元颢提出了好几个质问。接着问赵南星和朱国祯：

“二卿贤达忠厚，奈何也举荐冯元颢其人？”

赵尚书听了这话，心中有数，就回答说：

“臣未闻冯元颢有何短处，只知其贤达可用，请陛下明察。”

皇帝这时变了脸色大声叱问起来：

“冯元颢中进士之日即盟誓娶妾。娶妾本属常事，但中进士得志之日即萌此念者，就非平常娶妾之可比了。此事足可见其人之薄幸，心无家室。既无家室之情，焉能有君父之心？无君无父之人何堪重寄？”

皇帝越说越气恼，声调也渐渐地高亢起来：

“点其进士，已属过失；再寄重望，不啻错上加错……”

皇帝的话说得果断，又有根有据。眼看着朱国祯和赵尚书两个无法反驳了，魏忠贤心中得意。他也料不到皇帝会说这段话。冯家苏家既非我院内之物，就当一概刷去不留。咱家只认虎彪狗孩孙，不管智信仁勇严。迂腐的事，于我无益，一概去除！今天为了一个冯元颢，朱国祯也好，赵南星也好，咱家都要告你一个用人不慎，荐人不贤之罪！那时……哼哼……魏忠贤自个儿在心里说。

魏忠贤得意的时候，朱国祯也有点慌乱，他没想到皇上会提出诘难。只有赵南星独个儿不焦灼。他等皇帝责问过后，建议皇帝召对冯元颢，面试选择。皇帝听了这话，觉得有理，就把旨意传下去：

“宣冯元颢。”

“宣新科进士冯元颢上殿见驾！”

一叠连声的传宣从皇极殿传出去，传到午门旁边一长列朝臣们候旨的班房。在这些朝房里面，坐着一群锦袍玉带紫冠皂靴的新进士，他们当中应声走出来一位身材清瘦，鼻梁极高，唇红齿白的新官员。

“臣冯元颢奉旨见驾”。

随着一阵响亮宣呼，皇极殿里的人都把眼光一齐投射到进来的这个人身上。只见他穿着新冠锦袍，俯伏在金阶之下。

“你是孝慈冯元颢吗？”

“是，臣是慈溪冯元颢。”

冯元颢是慈溪人，皇帝错说成孝慈。他是看着吏部呈报给他的新进士姓名籍贯细录照本宣科问冯元颢的。对于冯元颢的籍贯，吏部写得清清楚楚，写他是慈溪人。皇帝把慈溪两字错说成孝慈。冯元颢未经过这种事，开始一愣，定神一想，这话不好回答。如果顺着皇上的意说：是，臣是孝慈冯元颢。这样就糟了，我不是孝慈人，哪能回答皇上说是孝慈冯元颢呢？那就欺君了，欺君之罪，于法难容，不能这么回答。如果逆着皇帝的话意说：不是，臣不是孝慈人，臣是慈溪冯元颢。这又是殿前忤逆了。须知皇上金口玉言，容不得任何人反驳。

皇帝轻轻一问，冯元颢的前程和性命就全都架在刀口上了。这时候，他自己不紧张，倒把一旁站着文渊阁大学士吓得替他捏着一把汗。

此刻，冯元颢回答得好，顺利通过了这一关。他既明白地道明了自己的慈溪籍贯，又承认皇上的话是对的。既不欺君，又没有忤逆，这一招实在高明。

“这人应对有方。”皇帝见他答得好，高兴得在心里夸赞他，只是不露形色，脸上仍然很阴沉。

“你既为官，岂知为官之道，首要有几？”

“回禀皇上，为官者须记八要：智信忠勇仁爱宽廉。”

“卿刚登仕途之日，即在酒楼发誓下扬州娶妾，如此岂可谓智？甫得富贵，即忘发妻而寻求新欢，如此岂可谓信？少智而无信之人又何有仁义可言？卿知罪否？”

皇帝的话是一种严厉的谴责。朱大学士和赵尚书全神贯注，紧张地看着冯元颢，唯恐他应对失宜。冯元颢料不到皇帝会责问他这些事，稍一沉吟，往事便源源不断地漂浮在他的脑海中……

冯元颢在皇极殿上，想起了惹人情怀的一幕：就在金榜题名的那天，冯元颢在府里打发完报子的赏钱之后，把接待亲友贺客的事交给了父母亲，然后就和挚友同年在莲香阁酒楼上宴饮。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同榜进士叫黄朝宗，是江苏扬州人。黄朝宗五年前就在北京结识了冯元颢，两个人情投意合，情如兄弟。

那时候，冯元颢刚娶苏氏夫人苏素音。苏素音是御史苏炳舜的小女儿。苏炳舜从御史大夫任上入阁当值，参与枢要，人都称他苏台阁。苏台阁的这位小女儿生性强泼辣，阴柔不足，刚暴有余。自从她和冯元颢结婚的那一天开始，苏氏就给自己立下条规矩要制服丈夫。洞房花烛之夜，饮过合欢酒之后，她本该坐在床边，静候郎君把红头巾揭下来。苏氏心中却想：让你把头巾揭下来，岂不是让你逞了强？她于是背脸儿，昂着头儿，想着心事，躲躲闪闪。冯元颢是一个敏捷的人，见她如此，也就罢了，横竖是对夫妻，图的是百年

谐好。他记着宋代秦观写下的名句：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于是就脱下衣衫鞋帽，对着苏氏说一声惭愧，然后就上床睡了。

苏素音坐了一刻，见丈夫上床先睡，正合心意。只是女儿家毕竟羞愧，洞房之夜，总带羞怕。她耐着性儿捱着更次。直等到三更天气，听丈夫鼾声渐起，就蹑手蹑脚走到床前去，隔着丝帐儿一望，见元飙斜躺着，心想他真个儿睡着了，就自个儿揭下头巾，脱下那团花绣凤的锦裙，披在丈夫的紫袍上，铺盖得严严实实。她转过身来，走近床边，坐在床沿上脱下鞋儿也严严实实地叠放在丈夫的靴上。做完了这两件事，她放心了，于是才上床去睡。

第二天一早，冯元飙醒转来，见自己的衣服鞋子都被夫人的压住，开始不解其意，后来一想，明白了，忍不住扑嗤一笑，顺口吟了一首诗：

洞房花烛意阑珊，
思得云雨上高唐。
何因未遇巫山客？
绣鞋压靴步不前！

苏氏听了这诗，也不示弱，和上一首：

压住长河莫奔腾，
汹汹活水长麒麟。
风云四达难按束，
不及床头玉蜻蜓。

冯元飙听了这诗句，暗吃一惊，心想糟糕了，今世碰上对手了。转念再想，洞房情趣，夫妻唱和，原是雅事，因此并不在意。

不料苏氏强悍性妒，婚后第三天，她就给丈夫立了个规矩：不准外出访友，不准家中会客，不准戏楼看戏。例规三条，其实一句：不准会晤其他的女人。只因男女两字含义龌龊得很，海淫海盗，未便明言。因此，苏氏就以访友、会客、看戏六字相代，紧勒丈夫，整日将冯元飙他禁锢在家中。

不几天，多事的丫环就把冯家洞房中夫妻唱和的事传出来。冯主事听了，想到儿子的前途，心中着急，苦于不便明言教训，就把儿子媳妇唱和的两首诗抄下来转送给苏台阁。苏台阁看了诗，摇着头叹着气。他知道女儿秉性坚强，多忌妒心，自幼也常有劝勉。无奈苏素音任性好强，不以父母亲的话为意，只当是吹过耳边的风。冯元飙的话，她更不听，遇有中意的，就拍着手掌儿叫好，不顾心眼儿的，指着鼻尖儿闹一场。

冯元飙和苏氏这一门亲事，是当年由父母包办的。冯英杰当年是县令，苏台阁那时是户部郎中，两个是同榜进士，情谊很好。那时，两家夫人都身怀六甲，因此就闭着眼儿指腹为婚。两家相互约定：生男为兄弟；生女为姐妹；一男一女成夫妻。

冯元飙长大以后，依约娶苏氏为妻，整日里忍气吞声，心中很觉苦恼。只恨阴差阳错，配了一个强悍嫉妒的泼妇，心怀快快，叹息之余，也便算了。不料碰到一位老和尚，引出一场震动京都的大事来。

冯元飙寄读凌霄寺

第二章

老和尚点破水中天

话说冯元飙因娶妻不谐，常怨月老错点鸳鸯谱，他的丈人苏台阁见女婿心绪不安，就常将好言劝慰他。不时激励并开导他进取。冯元飙也胸怀豁达，甚明道理。他自思来日方长，切莫把精神消磨在闺房琐事、夫妻生活上。也常常顺着苏氏的脾气周旋。他打定主意：谈得拢时一起过，谈不拢时迁就。碰到苏氏凶狂愤怒、雌威暴发的时候，苏氏常攒茶盏敲桌子。这种时候，冯元飙就笑着叫老仆人挑了书箱，带了琴剑走出府门出了京城，上西山凌霄寺里挑灯苦读。他有时一月半月不回家，苏氏虽然强悍，毕竟是个女人。她的那一颗心中其实也是肉长的。见丈夫不回来，也就觉得凄苦，就叫人挑些酒食，带些果品到西山凌霄寺里送给元飙。元飙想起夫妻情份，好好歹歹，总是恩爱，自认恩情义重，不可忘记，且姻缘之事，前生注定，未可违逆。就在一个风清月明的夜晚，他站在寺前烟霞岭下的青石上，望着大青山上空伴月的浮云，想起了苏氏，也想起了这云月之下这时正棲息在山中双飞宿的劳燕，夫妻之间的情爱也就浮上了心头。他觉得一介书生，三尺微命，有妻有室，于愿已足。妇虽不贤而无关紧要。不比宦海中大吏，选择贤妻贤妾，料理内事，帮

助夫君转闾四达。他满足于生活，不图奢念，就走向寺里，在三山架上提起毛笔，饱蘸翰墨，就在寺壁上写下一首诗：

娶妻完婚约，
亲命实难违。
有妇虽悍妒，
嗔我迟迟归。
此中情已足，
舍此复何为？
寄语漂浮客，
侈想莫追随！

冯元飘写完了诗，心中好象舒出闷气，吸进了鲜气，舒畅得很。他心满意足，就上床睡觉。朦胧之中，忽然好像来到了城南魁星阁。他看到鬼首翘脚的魁星，手持北斗，张着血嘴朝着他叱喝：“南方多事，正需贤能治理。玉帝命你速赴岭东，助君治国。你有妻不贤，不堪重寄，速寻贤妾内助，以图进取。你今安于现状，按部就班，陈于旧俗，必然贻误生机，玉帝命我打你！”

管人仕途命运的魁星爷爷，一挥右手，就将手上那块写着“斗”字，代表北斗七星拱照的木牌砸下来。

冯元飘正在梦中，受此惊吓，翻了个身，醒转过来，原来是南柯一梦。这时候，月明星稀，长河渐落，晓星将沉。他透过窗棂，看望着寺外的夜空，听着窗外草丛之中的虫鸣，想着梦里魁星的言语，心潮汹涌起来。那一颗泡浸着热血的心儿就在胸腔里禁不住扑通通猛跳起来。

第二天一早，寺里的僧人起来，都做完了功课，就四处